

世界名著翻譯

仙樂飄飄處處聞

The Sound of Music

高惠雲編譯

插圖本

雅苑出版社出版

世界名著翻譯

聞處處處飄飄樂何

高惠雲編譯

插圖本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是四十年代馳名世界歌壇的明星，瑪麗雅·奧格斯塔·特萊普。

瑪麗雅·奧格斯塔出生於奧地利的一個平民家庭，從小喜愛音樂。她受過師範教育，畢業後，在教會學校做教師。不久，又由教會派往一位退職的奧地利海軍軍官喬格·馮·特萊普男爵家做家庭教師。男爵夫人病故後，特萊普家的子女就是在瑪麗雅的撫養和教育下長大成人的，她和這些孩子，後來就組成了至今仍然蜚聲世界的特萊普家庭歌咏團。本書就是描寫這個歌咏團創業的艱難生活。內容十分真切感人，富教育意義，很適合中學生閱讀。

小說的第一部份已於1963年在美國改編為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博得了美國和世界許多國家觀眾的稱譽。

仙樂飄飄處處聞

編譯：高	惠	雲
出版：雅	苑	出
觀塘開源道47號凱源工業大廈11樓C座		電話：3-432027
經銷：利	通	圖
紅磡民裕街凱旋工商業中心8樓C座		電話：3-645529
承印：文	英	印
九龍新蒲崗八達街均樂工業大廈地下		電話：3-217983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初版·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港幣十五元正

目次

第一部份 奧地利

一	借出九個月	一
二	昔日的榮譽	二〇
三	男爵不喜歡這樣	二七
四	聖誕節	三九
五	上帝的意旨	五五
六	家庭裏的佳節	七六
七	歡樂的夏季	八二
八	嬰兒的誕生	八六
九	彼得表叔	九一
一〇	病室中和長途電話	一〇一
一一	豈非因禍得福	一〇八
一二	決不重演	一一四

一三 從愛好到專業.....一二〇

一四 離開祖國.....一二七

第二部份 美國

一 在船上.....一四八

二 頭十年最艱難.....一五二

三 定居.....一五七

四 下一步怎麼辦？.....一六七

五 自由女神銅像.....一七二

六 學習新方法.....一八二

七 奇跡.....一八五

八 蒼蠅.....一八七

九 斯托威鎮.....一九四

一〇 新的一頁.....一九九

一一 戰時音樂會.....二〇八

一二 特萊普家的音樂野營.....二一一

一三 野營追憶.....二三五

一四	奧地利人救濟社.....	二四三
一五	一封信.....	二五四
一六	值得記住的一年.....	二七一
一七	同心同德.....	二七四



第一部份 奧地利

一 借出九個月

有人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放下正在批改的我那些小學生的作業簿，抬頭一看，原來是那個做雜務的修女，她個子矮小，滿臉皺紋，和藹可親。

「我們的修道院院長在她的私人會客室裏等着見你呢。」她悄悄地說。

我驚訝得不禁張大了嘴，還來不及閉上，便見房門已在她那矮小的身影後面關上了。照理說，做雜務的修女是不能同我們這些見習修女說話的。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們這些見習修女只有在唱詩班的席位上才能遠遠地看到修道院院長。我們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住在新修女院的外邊，戴着黑色的面紗，迫切地盼望着收我們做新修女。我當時在維也納剛剛讀完國立新教育師訓班。我必須趁早把文憑拿到手，一旦修道院這扇厚實的大門把我關在這裏面——而且是永遠關在裏面，那可就遲了。

修道院院長要召見一個見習修女，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這意味着什麼呢？她

的私人會客室遠在這個古老修道院的另一頭。於是，我揀了一條最繞彎的小路到那裏去，希望能有時間捫心自問一番。我是這個團體裏的害羣之馬，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從來無意做壞事，但是我所受的教養使我不大像一個嬌小姐，倒很像一個野孩子。新修女的主管三番五次地警告我說，不能在樓梯上那樣狂奔，不能一步跨過兩三級台階；絕對不能順樓梯扶手朝下滑；至於吹口哨，即使吹的是聖歌曲調，在這些古雅的房間裏也是破天荒的。又責備我說，在學校佔用的廂房平頂上越過煙囪跳來跳去，對於一個要做聖本尼迪克特修道會新修女的人來說，簡直不成體統。我每次聽了都心悅誠服，可糟糕的是，每天都多次地重新犯規。

我一邊思量着叫我去到底是什麼事，一邊慢慢地走下兩道破舊的樓梯，穿過圓石鋪砌的古老的廚房前的院子。我慢慢悠悠地走進了廚房前面那個院子另一邊的迴廊。我膽怯地敲了敲那扇厚實的橡木門，這門實在厚得可觀，我只能隱約地聽見一聲「阿維」，這是本尼迪克特教士的用語，意思是「進來」。

這是我頭一次來到修道院的這一角。這扇厚門一開，便見一個寬敞的房間，頂上是拱形的天花板，正中有一根直柱，造型優美樸實。在這所奇異的修道院裏，幾乎所有的房間都是拱形的，天花板都用柱子支撐着；窗子上裝着染色玻璃，連學校佔用的廂房也不例外。這兒的這個房間，窗前放着一張大書桌，一個嬌小玲瓏的身

影從書桌旁站了起來，脖子裏的金鏈條上繫了一個金十字架。

「親愛的瑪麗雅，你好嗎，親愛的？」

這是多麼親切和藹的聲音啊！一聽見這種口氣，我頓時覺得如釋重負。我發了半天的愁幹嗎呀？大可不必嘛！院長可不是那種人，她聽見吹口哨之類的區區小事是不會大驚小怪的。於是，一線希望在心裏油然而生：她這回也許要講一講收我做修女的確切日期了吧。

「坐下，我的孩子。不，過來，坐在我的身邊。」

剛剛坐定，她就握住我的雙手，用探詢的眼光注視着我說：「對我說說看，瑪麗雅，我們這個古老的農堡給你的最重要的教誨是什麼？」

我凝視着她那雙漂亮的黑眼睛，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對我們來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領悟上帝的意旨，並且去實現它。」

「即使這件事不輕鬆愉快，或者頗爲困難，甚至非常困難也要去做。」她把我的手捏得更緊了。

哦，她這話的意思是，要我離開塵世，拋棄一切。我暗自忖量着。

「是的，院長，即使這樣也要做，而且全心全意。」

院長放開我的手，朝後一仰，靠在椅背上。

「這就對了，瑪麗雅，上帝的意旨似乎就是要你離開我們，——不過只是短期的。」她看見我愕然無語，便這麼忽忽說道。

「離——開，——離開農堡——」我結結巴巴地說，眼裏不覺湧出了淚水。我忍不住哭了。這位慈母般的女士現在就在我的身邊，她的雙臂摟住我那由於嗚咽而顫抖的肩膀。

「你也知道，你的頭痛病一星期比一星期嚴重。醫生認為，你過去爬慣了山，一下子來過我們這種修道院生活太突然。所以他建議我們給你換個環境，讓你可以經常鍛煉鍛煉，用不着短短的一年就行了。等到事情辦妥了，明年六月你就可以回來，以後就再也不遠離這兒了。」

明年六月——我的老天，現在才只是十月吶！

「是這麼回事，一位退役的奧地利海軍上校馮·特萊普男爵今天來托我們一件事，他想為自己體弱多病的小女孩請一位家庭教師。你今天下午就到他家裏去。現在跪下吧，我要為你祈禱祝福。」

我屈膝跪下。她那溫柔纖細的小手在我的前額劃了個十字。我親吻了她的戒指，透過面紗最後一次看了看她那令人難忘的眼睛；那雙眼睛似乎能洞悉煩惱和痛苦，也能預測成功和順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麼，就去這樣做吧，並且要全心全意地做好它。」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幾個小時後，我已到了薩爾茨堡的住宅區廣場，坐在那一行老栗樹下的綠色長櫬上，等候開往艾根的公共汽車。一隻手裏緊緊捏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薩爾茨堡，艾根，特萊普別墅，喬格·馮·特萊普上校」；另一隻手握住一隻舊式小皮箱的手柄，這皮箱就緊挨着我放在長櫬上，裏面裝着我的所有東西，其中大多數是書籍。我腋下夾着一隻吉他。這隻琴是我前幾年自己掙錢上大學時，用第一次掙到的錢買來的。過去，在阿爾卑斯山山區的多次旅行中，以及直攀聖山農堡的徒步旅行中，它總是處處伴隨着我；現在，它又跟着我離家飄流了。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弄得我至今仍然困惑不解。我竭力回想着前幾小時發生的事，那真像一場惡夢。當我從修道院院長那裏回來後，新修女的主管拉斐爾夫人已經在見習修女室裏等我了，懷裏還抱着一大堆衣服。主管檢出了一件，而我也就順從地穿上了，這是一條老式的藍嗶嘰長裙，領口和袖子上還綉着怪里怪氣的方格花紋。我把這條長裙反覆穿了三次，因為我實在分不清哪是前襟，哪是後身。然後給了我一頂皮帽子，它看上去活像消防員的鋼盔。帽子一戴連我的前額都遮住了，要想看見拉斐爾夫人，就得把帽子往後推，這時她正好說：

「好，現在讓我瞧瞧你。」

她往後退幾步，目光慢悠悠地從皮帽打量到藍裙子，再朝下瞧看黑色的長襪和那笨重的黑皮靴。她讚許地點點頭：

「挺不錯——很文雅。」

拉斐爾夫人是個虔誠的上了年紀的修女，從她告別世俗的那天起，至少已經過去三十個年頭了。這回我確信，我想必是喚起了她對自己當年少女時期活靈活現的回憶。

然後便是幾項囑咐：每當休息日我該回到修道院來；我應該牢記醫生的忠告，多睡覺、多鍛煉——當然必須恰當，適可而止；最後，我應該銘記農堡是我的家，是我的歸宿，縱然我現在去塵世和凡人相處，也只是借到他們那裏去而已。

不一會兒，我便踏上了那條下山的道路，就在這個山頭，聖厄倫特魯迪斯於第八世紀建造了一座上帝的城堡。這是一座建築在堅固的岩石上的城堡，四壁巍然高聳，牆脚厚達九英尺。這牆脚好像就是從巖石上生長出來的，人們也就湊着巖石鑿出一道梯田般的小台階。我在這兒停了一會兒，憑欄俯視深谷，原來巖石就從這裏面向上挺起，陡峭險峻，高達三百英尺；再看過去，便見薩爾茨堡的房屋偎依在一片蔥綠的山邊。我現在比那裏教堂的尖塔還要高。我從上面看到了那古雅的「格拉



本達契」(即「溝槽屋頂」，這是薩爾茨堡老式房子常有的一種屋頂結構)，然後舉目遠眺，直溯薩爾察赫河銀帶般的一泓流水發源的山口。艾根，我要去的地方，想必就在那兒。

要到目的地——我的天哪——我還非得乘汽車不可。我一步跨兩級，一口氣跑下那條有一百四十四級的石階，連最近的諄諄告誡都忘得一乾二淨。到了住宅區廣場，我打聽到下一班汽車還要過半小時才到；跑了一陣後多少有點氣喘，因此我現在正坐在一條綠色的長櫬上等車。

我覺得自己完全在隨波飄

流，一切都變了樣，頭腦裏空空如也。往後又會發生什麼呢？我低頭呆望着手中那張捏皺了的紙條，又唸了一遍：「特萊普海軍上校。」這倒也使我納悶，我這一生中既未到過海灘，也從不曾遇見過什麼海軍上校。我只是在小說書和電影中才知道有這樣的軍官。

「我看，上校準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濃密花白的鬍子，紅潤的面頰，銳敏的藍眼睛，」我獨自想象着。「他想必還嚼着煙草。既然是個海軍上校，那一定已多次週遊世界。不言而喻，他房間的牆上掛滿了戰利品、獅子皮和老虎皮，還有各式各樣的武器，這實在太有趣了。」

同時我又覺得，一種敬畏的心情油然而生，上校必定會動不動就對我大叫大嚷，因為海軍上校想來多半是粗魯暴躁的。

一陣嚇人的響聲打斷了我焦慮的思緒。一輛大汽車在彌漫的塵埃之中轟轟隆隆地穿過住宅區廣場，開到我的面前停下了。從車裏跳下一個人來。我本想仔細看看這可是司機，但我那頂皮帽偏又滑落到眉梢，因而我只能看見叼在他嘴裏的那根牙簽。我把皮帽稍許往後一推，才算看清了他那頂司機帽。

「這是開往艾根的車嗎？」我問道。叼着牙簽的人點了點頭。

「你打算什麼時候走？」

「馬上。」

他朝周圍環視了好一會，想看看除我之外可還有其他的乘客。我上了汽車，揀了右排前面的一個座位坐下，我把那些寶貴的東西放在自己身旁。我的那隻小皮箱看上去活像鄉村醫生的出診包。司機也上了車，關好車門說：「十便士。我又把皮帽略微朝上推推，抬頭打量這個司機：他正在找給我零錢。」

司機在駕駛盤前坐定，按了按鍵鈕，我們的汽車沿着住宅區廣場嘎吱嘎吱地響着向前駛去。穿過莫扎特廣場後，汽車就下坡駛向薩爾察赫河。迅猛的急轉彎弄得我竟然兩次跌撞到車廂的另一邊。幾分鐘後，我們就越過了薩爾察赫河上的卡羅琳鐵橋，一下橋幾乎立刻來到了曠野。駛過幾座闊有大花園的莊園，然後便是牧場和田野了。

又開了大約二十分鐘，汽車驀地刹住，汽車司機用牙簽直指着我說：「艾根到了。」

我下了汽車，便湮沒在一團煙塵之中。直到汽車開得看不見了，我才把皮帽朝後推一推，看到一幢掛有「客棧」招牌的房子。

「你知道特萊普別墅嗎？」我問一個站在客棧門口抽煙的人。他不說知道不知道，只是踱出門來，站在滿是塵灰的鄉村大路上，用煙斗指着牧場那邊的一大片樹

林，說：

「就在那裏。」

橫穿公路的鐵軌右側，築起了高高的鐵柵欄，看上去好像是某個莊園的花園圍牆。在另一邊，寬廣的牧場一直延伸到巍峨的山麓，我知道那是蓋斯貝格山。有一條羊腸小道好像一直通到山腳底下。不，還得轉一個彎呢。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而且提着的行李已經好幾次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裏。我想窺視一下這大花園裏面的景色，可是樹叢和灌木築起了一道密實的綠色圍牆。說不定這些樹木就是我從汽車站那邊望見過的那片樹林。那麼，這裏就該有一幢房子——我要去的那幢房子了。哈，果然不錯。鐵欄杆處突然出現一條寬闊的汽車道，在一塊長方形的綠色大草坪那邊，透過一些古老的馬栗樹黃色枝葉的間隙，我看到一幢建築物。我站了一會，不耐煩地把討厭的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掀，開始仔細地打量起來。肯定就是這個地方！我頓時百感交集：對於忽忽告別那可愛的聖地，心裏依然快快不樂；對於這位真正海軍上校的富有外國情調的住宅，又滿懷好奇心，而且還摻雜着對上校本人的敬畏……

「但你總不能老是站在這裏啊。」我自言自語道。

我從樹底下一走上砂礫車道時，就完全看清了那幢灰色的大樓房，它的右角築

有一個小塔樓。這一邊的牆上盤繞着常青藤。我的注意力一下就被二樓的窗戶吸引了。這些窗戶高大得異乎尋常。我甚至能看見一些紅色白色的東西掛在室內一邊的牆上。兩道台階通向一扇雙層屏風的圓拱形橡木大門。我按了門鈴，便見這扇門輕輕地嘎吱一聲打開了。

「這是特萊普別墅嗎？」我向站在過道裏的那個人問道。他一表人材，穿一套灰色的奧地利服裝，不過扣子不是通常那種用獸角做的，而是銀質的。

「嗯，是的。」

「我是新來的教師。你是上校吧？」

他那曬得黑裏透紅的面頰上毫無表情。

「嗯，不是。我是漢斯，這裏的管家。」

「你好，漢斯。」我伸出手向他問好。

我覺得他同我握手時有點慌張，神情似乎不太自然。他提起我的小皮箱，領我穿過一扇雙層玻璃門，進入一個足以顯示整幢房屋高度的大廳裏，請我坐下，我還來不及說話，他就悄悄地走掉了。我多少感到有點失望。在小小的山村蒂羅爾，就是我的老家那裏，人們彼此都認識，從不這般慌張。我本打算在與平生所見的第一位海軍上校會面之前，先和這位相貌和藹的管家聊聊，把許多事情問個仔細。不